



# 追思臺灣天文教育的播種者

**臺灣天文界耆宿**，也是臺北市立天文臺、天文館的元老、創建者，一生對臺灣天文教育耕耘奉獻的蔡章獻先生在今（2009）年2月3日辭世。民國四、五十年代，臺灣的天文環境十分荒蕪，在那樣艱難的條件下，民國48年他參加臺北圓山天文臺的設計與建造，並於民國58年出任首任臺長，積極推廣天文教育，直到民國80年以67歲高齡退休，期間長達22年，不遺餘力地推動民眾參與天文觀測與研究風氣；退休前，還前瞻性規劃興建天文科學教育館，以期為天文普及教育作更宏遠的藍圖。今天臺灣各地天文研究、天文教育活動的多樣發展，蔡章獻先生實居啓迪播種之功。

除了推廣天文普及教育之外，蔡臺長在天文觀測上也躬身親為。早在民國30年，他就以四吋望遠鏡觀測當年火星接近地球時的情況，投稿刊載日本《南之星》雜誌，同年9月又觀察日全食，並繪下日冕模樣，也成為日本東亞天文學會出版的著名天文雜誌《天界》第246期的封面。民國51年更發現在麒麟座的不規則變星。為了表彰他在臺灣天文觀測上的貢獻，美國哈佛天文臺將發現的一顆小行星命名為「蔡」（Tsai）。

蔡老在其數十年公職從事天文工作期間，獲頒國內外獎項無數，臺北市政府、行政院、總統府都核定頒給其傑出人才、特殊貢獻、最優人員等殊榮。退休後仍關心天文教育推廣與國內外的天文交流活動，陸續獲得日本東亞天文學會金質獎章、中華民國金鼎獎等；在半個世紀的天文推廣教育路上，他的成就可說是臺灣天文發展史剪影。這樣一位國寶耆宿凋逝，實在令人懷念不捨；哲人雖去典型長存，他潛心致志不求聞達的科學精神與風範將會長留國人心中。

~編輯部



蔡臺長(左一)與臺北人造衛星觀測隊部份成員合照，左三為李遠哲院士，1959-1960年間。



1980年7月15日蔡臺長陪同蔣總統經國先生參觀天象館。



1987年8月30日蔡臺長陪同李登輝總統參觀圓山天文臺。

## 蔡臺長一路好走

文/ 陳正鵬

今年2月25日下午，我們所敬愛的天文界大家長，前臺北圓山天文臺蔡臺長，於各界天文人士的不捨中完成了告別式。臺灣許多曾經受其天文啓蒙的後輩親自到場悼念這位臺灣天文的「開山宗師」。

40年的交誼，蔡臺長在我心目中是亦父、亦師、亦友；那天，我和其家人一同參與了臺長的大體火化，撿骨，並且護送至淡水三芝的北海福座晉塔，在誦經祝禱聲中，這位臺灣天文的傳奇人物，我們永遠的蔡臺長終於放下一切，長眠在此。

蔡臺長的身體本來一直都很硬朗，民國93年7月，在臺北中華路行走時不慎摔倒，住進和平醫院骨科，大腿及臀骨打上鋼釘強固，致行動稍有不便。97年赴澎湖與長女黎明共渡春節時受風寒，飛回臺北後即送院治療，出院後長期安養，今年1月中旬，身體突感不適急送馬偕，1月20日晚上，我與臺長女兒黎鶯同赴加護病房探望，臺長已全身插管不能言語，但交談時眼睛仍可睜閉表示瞭解，1月29日大年初四晚10時，黎鶯再來電告知臺長病危，在哭泣中要我通知邱館長，我即向人在高雄的館長報告詳情。30日上午再赴醫院時，見到臺長臉已浮腫，手腳也無法活動，完全靠儀器維生，2月3日中午大星隕落，臺長安然離開了塵世。

最初認識臺長，是想加入當時的「台北市



蔡臺長(目鏡後方)與我們這群「熱血忠誠」的同好。右三高個兒即為陳正鵬。

天文同好會」，那時我認為要加入如此有「深度」的組織，一定要通過考試，因此就苦讀當時僅有的兩本天文書，「天文學綱要」與「星空的巡禮」，沒想到後來和臺長見面時，他竟告之：「不要考試，只要繳錢就好了！」，如今我已入會四十年，還接任了三屆理事長，我想這都拜「免試入學」之功。

早期蔡臺長任職圓山天文臺時，每星期六晚都會開放望遠鏡觀測天象，那時天文臺人手不足，也沒有義工制度，但一些「熱血忠誠」的同好，會不分晴雨的在週六下午，相約天文臺，自己帶菜帶飯打理晚餐，不夠時我再到樓下臺長廚房去「借」，飯後各就各位協助開放觀測，擔任義務解

說員為市民講解天象。有時蔡臺長亦會在旁適時補充說明、提供技術指導。九點半觀測結束關閉圓頂後，大夥會到士林夜市去補充能量，這多半是「我們請客，臺長出錢」，再相約下週六見。如今，圓山天文臺已經拆除，台長也重返星辰，人事全非，再回想那段歡樂歲月，歷歷在目，彷彿就在昨天。

臺長知我喜愛觀星，為了讓我能廣增見聞，曾帶我出國數次。記得第一次出國是在1985年，日本廣島天文協會邀請蔡臺長參加「廣島原爆（原子彈爆炸）四十週年祭」，當時從未出國的我，心情忐忑就像要到月球那樣茫然。8月6日那天，我們在廣島和平紀念公園，參加當時聯合國秘書長華德翰所主持的紀念儀式，這是我生平首次參加大陣仗的國際性典禮，此行中，臺長還帶我參觀了東京天文臺本部、岡山天體物理觀測所1.88米反射鏡，以及五藤、西村兩家光學工廠，尤其還到大名鼎鼎、發現十九顆彗星的本田實家中作客，聽他親口講述如何發現彗星，那趟日本行，我就像劉姥姥逛大觀園，大開眼界。

1989年，大陸上的中國天文學會在蘇州召開第六屆代表大會，特別來函邀請蔡臺長前往參加，但臺長由於公職在身，當時法令有限制無法參加，因此特別要我以私人代表身份與會。記得當時開會地點是在蘇州吳都大飯店，許多記者風聞有來自臺灣的代表都想要直接採訪，但我唯恐報導內容擦槍走火會傷害到臺長，所以遵照臺長事前所交代，在大會諒解下採低調處理，我轉交了臺長親筆的函件祝賀大會順利成功，未來兩岸天文能互訪交流，當時也得到大陸方面的肯定，圓滿達成臺長所交付的



蔡臺長與夫人參觀上海佘山天文臺25米VLBI電波望遠鏡。



1985年參加廣島原爆40週年祭。



1985年與夫人赴日訪問時，到發現19顆彗星的本田實（後排左一）家中坐客。



蔡臺長(右一)與作者(左二)參觀日本岡山天體物理觀測所1.88米反射鏡。



台北市天文協會宴請訪台的大陸天文界人士。蔡臺長(前排左三)、傅學海教授(前排左一)、作者(後排左一)。



1986年參觀日本東京天文臺本部，蔡臺長(右二)邱國光館長(左一)與作者(右一)。



任務，兩岸天文交流自此逐漸頻繁。臺長推展天文教育四十年如一日，不但得到國內的推崇與肯定，即使是海峽對岸的大陸天文界，對於「蔡先生」也是尊重而禮遇，我們為他這份榮耀深深感到與有榮焉。

民國80年，蔡臺長榮退，離開公職生涯，自此經常到大陸蘇州小住，或是到日本拜訪老友，93年在中華路摔到後，行動極感不便，加上年事已高，體力大不如前，獨居在西園路現址。有時蔡臺長會在深夜十二時左右還打電話來，詢問一個字的寫法或是一句成語的意義，你可感覺出他實在是深夜想找人講話，因此我也就陪他天南地北的聊東聊西，時間一久有時還挺累的，家人對這種「夜半鈴聲」，因知是蔡臺長打來也就見怪不怪了。

有時我會帶了些水果或糕點去看臺長，他會顯得格外高興，我們經常從藍綠對抗聊到臺灣早期歷史，再從民初軍閥割據聊到太平洋戰爭，如果臺長覺得聊得很開心的



2007年攝於西園路家中，這也是作者最後為蔡臺長所拍的照片。

話，那麼在我走時，有時他會找個奇怪的小東西送給我，當我問他這是做什麼用的，他看了看會說：「我也不知道！」。記得有一次我告訴臺長最近牙床有點痛，他老人家二話不說，拉開書桌的所有抽屜東翻西找，我還以為他要找消炎藥之類的，沒想到最後竟然是遞給我一顆虎牙，真的是一隻老虎的大牙，至今我還是想不通牙疼跟虎牙有何關連，行筆至此撫摸虎牙，許多和臺長交往的點點滴滴又浮現在眼前。

如今蔡臺長以87歲的高齡遠離了人間的牽絆，去接觸天上的星辰。臺長生前篤信佛教，同一天下午，佛門得道高僧聖嚴法師亦修成正果而圓寂，臺長在黃泉道上，有大師相護，一路同行，當必登西方極樂之境。蔡臺長有空時可到麒麟星座去看一看，你所發現的「+BD-8° 1642°」，不規則變星，恆星溫度高，不要太接近，如太熱太累的話，那麼你可以主人的身分，再到直徑24.87公里的「2240號蔡氏小行星」上去瞧一瞧、逛一逛、躺一躺，當漫步在浩瀚的宇宙與無垠的星海中時，蔡臺長！您一路好走。

陳正鵬：現任台北市天文協會常務理事